

版出日五十月一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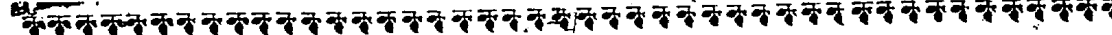
物讀童兒的藝文純

童兒國中

脫期永不 期二十第 出版逢五

本刊已呈請郵務管理局及中宣部登記
發行：李 寶 泉
編輯：黃 紹 虞
定價：每期二分。半年七角。全年一元四角。
郵政匯票：每份四角。郵費在內。
上海總經理山東路五洲書報社

第十二期目錄：
湯心一夜……張鳳洲
給甜甜的信……丹 復
小亭和「旅行車」……屈 白
一個真正好人……陳 中
乞巧成因……陳 中
吃雞子……陳 中
拈鬚鬚……陳 中
香港通訊……陳 中



作履晉鄭

南京圖書館藏圖炭送中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湯口一夜

張鳳洲

我和我的舅父還有一位高先生，都是酷愛遊山玩水的同志，我舅父多年想遊黃山，都爲了診務忙碌，路途遙遠，心中時常想：一定上一次黃山，才心願足了。

恰恰黃山麓有一位姓馬的老人，他是住在湯口的，湯口便是黃山脚下。這位姓馬的老人不時上我舅父處診病，因此談起，馬老人便極力慫恿我舅父上黃山一遊，一切由他招待嚮導，這是最最便利的，因爲當地黃山源裏的人家，上山是不算什麼一回事，招待也是不費什麼週折的。

馬老人邀約舅父去游已經好多次，這一回舅父決定去遊，因爲時候很好，正是七月中旬，黃山上的雲霧到了這時期，便四面展開，不像春，秋，冬的雲都是鬱結不散的，就看不過遠山奇峯了。

我們的車子到了湯口站已經黃昏時候，馬老人早派了人到站迎接，我們三個人送給老人家的禮物，也就被來迎的人以爲行李的接了去。

我們到了馬老人家內，自是一番寒暄，祇見他們家裏的男人女人都很忙碌，似乎今天到了大客人，烟的烟，茶的茶，灶下好像也有好多個女人，忙着做菜做飯，

灶下的門進進出出的人很煩，男人有的還拖小辮子，女人完全是小腳，而走路却又很快。

這馬老人家的屋，很是低矮，沒有樓，也沒有天井和窗，黑黝黝的，客堂中點了一支臘燭，四壁沒有對聯字畫，所以露出外面是破壁泥牆。我們坐的是長板櫈，吸的是水烟，茶杯是粗糙的飯碗。

馬老人笑道：

「真真對不起，我們鄉下地方處處不便利，有了錢也是買不到東西。不過我們一年四季吃的用的自家都有，不必出去買，並且還有餘下出讓。譬如你們吃的這茶葉，又粗又大，非常難看，其實這就是最有名的天都茶上雲霧茶，每斤要好幾塊錢，然而我們家裏真多，不算爲奇，過天等你們下山，再給你們帶點回去。」

舅父也笑道：

「原來這茶就是雲霧茶，難怪了，我吃進嘴香味覺得特別濃厚。」

於是我和高先生捧了茶碗，仔細的賞識，覺得這茶葉特別長大，像枇杷葉一樣。馬老人又道：

「這茶葉煮泡愈有味，如果用文火煎

服，可以治小兒積食。黃山奇怪東西真多，藥草更多，每年採藥的人是不斷的。」

這時晚飯上桌了，馬老人還伴我們喝酒，許多菜蔬中有一碗叫「石鷄」的，又是一味黃山名菜。黃山多巖石，伏處巖旁澗邊有一種肥大黑皮的水鷄，彷彿田鷄，但比田鷄水鷄都要大，稱爲石鷄者，因牠的生活是依賴巖石的，而又因黑皮關係，所以稱爲黑皮石鷄。這味菜佐酒最爲可口，舅父酷愛如命，馬老人特叫他大兒子上山釣石鷄，釣了四五天，才釣到這麼一碗，更加覺得名貴了。

晚飯吃罷，舅父主張早點睡，明天一早可以上山。馬老人代爲派定第一天文殊院住夜，第二天獅子林住夜，第三天雲谷寺住夜，第四天仍回到湯口，馬老人本定自己陪我們上山，因爲脚上生一個瘡，所以叫他大兒子陪我們，又雇了一個挑夫，言定供伙食，五毛錢一天。馬老人家裏又製了一籃乾點心，叫我們半山上餓了打開吃。

這一夜我們三人因爲天熱，都睡在客堂裏，不料到了半夜我們都冷得縮到被裏了。足見黃山的氣候很寒的。第二天我們上山已經太陽血紅了。



給甜甜的信 (八)

丹 脣

十五·老家裏(續)

見吃不得。小朋友，你以為有開食開不
麼？食嘴要當心生病呀！附設在程
氏支祠裏，他們都是小乾坤
讀家祠裏，我從快在十年左右程
前了家祠裏，我從快在十年左右程
的必修，另由免費。我天進校程
初修，另由免費。我天進校程
宜的鄉，我程長給我的彩畫也
喜歡習作。我程長給我的彩畫也
故事生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
比生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
朋友我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
則我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
時候我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
也我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
便有較好子校對面，空場運動
顧忌這好子校對面，空場運動
將我加這好子校對面，空場運動
這調來是這好子校對面，空場運動
徵調來是這好子校對面，空場運動
正學大，你說的國語的書聽得懂，中

十六·進縣城

聽得懂的話他聽得懂，大家都能
呢，再會吧！波兒九月廿三日
甜甜知友：
山險行城去了一點事，須要上
教半鐘，四野裏找不出人，半
一點鐘，四野裏找不出人，半
耐回車錢，以上縣境是錢，那
毛耐回車錢，以上縣境是錢，那
可耐回車錢，以上縣境是錢，那
離故，風高，又長，光景，確
有故，風高，又長，光景，確
條人木橋，大證，姓，經，把
主安人木橋，大證，姓，經，把
新安人木橋，大證，姓，經，把
一石塊，大證，姓，經，把
領的！一石塊，大證，姓，經，把

然，果地然公人汽車站少不
然，果地然公人汽車站少不
然，果地然公人汽車站少不
然，果地然公人汽車站少不
然，果地然公人汽車站少不
然，果地然公人汽車站少不
然，果地然公人汽車站少不
然，果地然公人汽車站少不
然，果地然公人汽車站少不
然，果地然公人汽車站少不

要這一塊木牌，蘇杭進城，現
店我念好，不讓出，我的財
在正店我念好，不讓出，我的財
行李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行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決非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勢非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候非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的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未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口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店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橋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當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使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多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國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付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遞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一對均看，不讓出，我的財



一根小草和牠的「旅行車」

復冬

一切都在沉睡著：那高高的山閉了眼睛，山脚下的小溪也似乎停止了歌唱，草原和田也靜靜的躺着，雖然有些樹是被風吹醒，但不一刻又在打盹了。

天空上只有幾顆星兒，微張着睡眼，好像不知誰弄醒的。

「拍拍」像是有許多人在星光下走路的声音。

無事做的星兒們，都向下面瞧：人多啦！似一條長蛇，背上不知是甚麼東西，亮亮的啊！已經越過了山巔走向草原去了。

星兒們懷疑着這是一羣甚麼人。

「許是兵啦」一顆星很懂事的說。

真的，這是一羣開到前綫去的援軍，他們從黃昏開拔，兩隻腿有些兒乏了，所以預備

在這草原上歇一夜，明天一大早再趕路，這時他們個個都在休息——有的吸着煙捲，有的竟是把身軀重重的壓在草堆上打着相大的鼾聲；那些草是被驚醒了，有許多草是被壓得連氣也透不過來，有些更脫離了泥土，雜亂在草羣裏吁着氣，

就只有「一根草兒沒有歎氣，牠很快活：「我平日的生活，是這般沒味，四周的山樹和那溪水的流聲，山鳥的噪音，聲也望厭了，聽也聽厭了，現在，真是個好機會，我可以離開這煩悶的故鄉，我正好去遠遊，到我沒有去過的地方去。」

牠進進緊緊靠在他身邊的一個兵士說：「把他做部旅行的車兒吧！牠於是絆在兵士的鈕子上。」

那兵士是很年青的，他睡得很熟，他沒有知道「一根小草

正把他做部旅行車，他臉上不時的微笑，恐怕是夢見他遠離的母親吧！

漸漸的又靜寂了，只有幾個哨兵，荷了槍，在這田野中踱着。

這根小草兒却没有睡，正猜想着這羣人到甚麼地方去：「大約是到一個城市裏，可以看見繁鬧的市街，高高的大樓，也許到一個大旅館裏過夜呢！」草兒想得一夜沒睡。

天睜開了眼，那遠遠的羣舍裏的雞兒，都爭先恐後「喔喔」的啼叫，這裏——這草原上羣壯的出發的號聲，使每一個兵士忙得起來了。

那青年的戰士停了一個懶腰，走入那隊伍去。

出發了，那暖和的曉陽，撫着槍尖，怪駭人的，這根小草的「旅行車」跟着一個人的後面開動了。

「小青草真愉快：「一個旅行開始了！牠盼望一羣老友不覺笑了，暗罵着：「笨貨！呆躺着作甚！」

這一羣兵士跨過了河浜，穿過了山的背脊，又走過了平原，終於在一個地方停了下來。

那個「旅行車」上的乘客小草兒仔細的一看：「怎的並不是城市，並不是熱鬧的市場，冷清清的，房子東一個洞西一個洞，牆倒在一旁，地上盡是些瓦礫，呀！這羣人走入了地洞，做甚麼事呢！」

原來那兵士的隊伍走進了戰壕。

那戰壕是很長很大的，裏面有着不少的兵士。

當這隊兵士走進了之後，便都坐着憩息。

年青的兵士站着撫着槍，想小草兒看見這奇怪的傢伙，想

閒書

——小札之——

楊白雪

憶紅：

在申種有擾，「謝」字不可包括一切，心願而已。從茲白雲蒼狗，長風皓月，不知何時重逢，思

之慨然！別後抵家七時，晚飯後即睡，今晨整理提包，發現三枚青葉，這是你的手蹟，這東西也有點兒像「心」可是又苦又澀，不是甜的。

我感到你是這樣的柔順，柔順得令人不可處置，無法處置，我想；假如我和你長住在一起，我可以變成一個溫和可愛的人，決不會這樣暴躁和任性，我覺得我是太野了，野得不成規矩。

一條紙頭，你可寫上四句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祇能寫到我劃斜線和橫紙那樣大，我

現在把你給我的紅豆裝在匣裏，你寫了寄來，我貼在匣蓋上。憶紅，梧桐葉落時候我望你來，未了，我半首詩：

欲問相思處
梧桐葉落時

白雪手上

：「這是甚麼東西呢？」
「轟隆隆隆」小草兒的心聽聽的一跳；「不知是甚麼東西像被風吹了過去，怎的又發出這嚇人的聲音。」
戰壕裏是緊張了，因為剛才是敵人炮口中發的炮彈。
一個兵走入了這戰壕，這根小草兒又奇怪起來：「整個身子鋪着草，只看見一副臉不知有許多朋友把他做『旅行車』呢！」小草兒又招呼他的同伴問問他們可曉得這是「回什麼事？」

那些同伴笑着對他說「你恐怕是一個新旅客，還不知道吧，是人和人打，叫做『戰事』」隨後又解釋了牠的許多疑問，末了說：「你還要記住，這些兵都是很勇敢的，他們是一個愛和平國家的人民？」
小草兒明白了，那兵士已是去了，牠的同伴對牠點點頭，「再會再會」的喊着。
小草兒對着這戰壕裏的士兵，由愛慕的心而崇拜，但是又悲哀着：碰了炮彈怎好呢！這時戰壕裏的兵排成了一直線，把頭伸出戰壕外面，漸漸的，整個的身子離了戰壕，他們在草地摸索着——跪着的，臥着的，更有些在蓬蒿中拿着機槍。
這根小草正伏在青年兵士的身上，瞧着一個戰爭的開始，牠是如何的歡欣！

那青年兵士很勇敢向前衝，使他不能看見後面一切了，只見見左右都是健勇的士兵。「殺呀」這一個宏大的呼聲，似乎把整個的大地嚇得戰抖了。
小草兒覺得很頭昏，因為只是一個個的影子開過去。
前面似乎又有大隊人奔過來，小草看不清只聽見從前聽見的那「轟隆隆隆」的聲音和沒有聽過「劈拍劈拍」不斷的聲音。
青年的兵士突的倒在地上，頭上流着一塊塊的血，後來流到小草的身上了，小草兒想想怕起來：莫不是中了彈子。一陣陣的血腥味和那火藥的臭味，使小草兒嘔吐了幾次，身子有些支不住，竟睡了。
當牠醒了，一開眼，便看見些穿白衣的人，再望望那青年兵士，頭正包着白布睡在床上，小草想：這是甚麼地方呀！那些同伴並沒有告訴我。」

瞧瞧四周：都是些兵睡着，有的已是醒了，牠聽見他們說：這次戰爭打得更快活，我們殺了他們不少的人，還奪回了地方，小草兒知道戰勝了，也不覺笑了。
那年青的兵士醒來，向四面一望，知道自己在醫院裏。他連忙打聽戰爭消息得知自己的勝利，哈哈的大笑着說：「是這樣，我死了都值得。」他非常的快樂，小草兒欽佩着這忠勇的兵士。
有一天，小草兒，非常的寂寞，因為他的「旅行車」還在床上躺着呢！牠歎着說是一個多乏味的旅行啊！
正在這時外面傳來了一個消息：「失守了啊」年青兵士忙從床上爬起來，向外面奔，幾個穿白衣的人攔了他，不幸得很？那小草兒跌了下來。瞧那青年兵士已是沒有看見了。
小草兒很懊悔不該作這次旅行，但是想起牠那「旅行車」又驚記起來：「不要又中了彈子啦！我祝他一路平安！」



小文章

做一個真正的好人

小朋友，你喜歡人家罵你嗎？你喜歡人家說你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嗎？這，當然在小朋友們是不會願意接受的。

一個人的做好，做壞，在自己時常是模糊不清的；而在旁邊人看來却很清楚，知道你是一個好人，還是一個壞人，人做得好，就給人家看得起，一切的事，人都願意幫助他，大家很願意同他做朋友。專幹壞事的人，當然他是做人做得不好，那他就要給人家看不起，時常給人家唾罵，甚至有時還要受人家的要害。

怎樣才是一個能夠為好的人呢？一個人，他為了大多數的人利益，而願意犧牲自己所有的；不做害了大多數的人，而可以飽自己的享受的；不做「出賣良心」的事；這樣才

是一個真正的好人。但是，像這樣的好人，在現在這個世界裏真是少見。

可是，還有一種「特別的好人」，在現在這個壞透的世界裏，都非常的多。這種人，在他們自己以為是一個別人再不會比他更好了；然而，在旁邊人看起來，也好像他的確是一個勝過別人的好人的好人，只要粗心的一看，不用腦子去推想，實實在在這種自命為「好」的人，所做的「好」事，的確的確是一般有良心的人所不做的「好」事！他們所幹的，雖說是為大眾謀福利（？）而實在是為保全自己已經所有的一切而幹。一方面名氣「好聽」，一方面不損失自己，而在暗中還可以「撈上一筆」！這人格不人格，良心不良心，在他們是不管的。這種「名」利雙好的事，真是大可做得，

而也真是「聰明」人才做得出！關於這種人，幹這種事，現在真是特別的多，聰明的小朋友們看來，一定很容易想得明白。

小朋友，要是你要做好事，做一個好人，希望你做一個真正的好人！

小乞兒

陳宇三

可憐我！
四歲死了爸和媽，無衣無食無住所；
只好流落做叫化！

我並非懶惰而不肯做，
只因我年少做乞兒事不

懂：
夏日太陽猛烈晒，
冬天雪花滿身飄，
日日喊着太太和老爺，
不夠自己吃一飽。
遇着善者還且可，碰着惡人吃不消！
只怪父母死太早，餓死道旁無人瞧。

乞丐的成因

陳德宗

同是一個人，有職業的，都能自食其力，獨立生活，何嘗會做乞丐呢？

所以作乞丐的人，大概都是喜歡吸鴉片煙和愛賭博的人，把家產用盡了，而又沒有能力去謀生活，只得去做乞丐了！

要知道世界上是沒有窮人的，有知識知識的人可以做腦的工作；沒有知識的人，可以做勞力的工作，何嘗會做無用的乞丐呢，乞丐是社會上的寄生蟲呀！

這班做乞丐的人，多半是起初靠着他祖先的遺產，等到遺產浪費完了，又無力謀生，只得去當乞丐囉！

所以最後我希望各位小朋友！家中若有家產的，第一是不可浪費才是！

吃鷄子

鐵鷹

老子要吃鷄子，
鷄子要吃鷄子。
老子不給鷄子吃鷄子，
餓死了鷄子。
老子沒有吃鷄子，
氣死了老子。

一個賣蛋的鄉人

鐵鷹

從前有一個鄉下農夫，有一天早晨，捉了一籃雞蛋，預備到城裏去賣。

他走了好半天，走得疲倦了，便坐在樹下歇息。將一籃蛋，放在脚前，他一邊看看蛋，一邊心裏想道：「一個人在世上就是怕沒有錢，有了錢，隨便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你看那些有錢的人，總是壓迫我們鄉下人。唉！不過我們沒

有錢罷了，但是我用什麼法子得錢呢？假使我這一籃蛋，到街上去賣了，就可以得着幾塊錢。再去買一隻小豬，到了明年，小豬長大了，我就去賣了。再去買一隻小牛，小牛長大了，就去買一塊田，田裏長了穀米，就可以造穀倉。每年穀米越生越多，我拿了去變錢。那麼我就不就富了麼，哼！等我富了的時候，遇見別個鄉下人，我也是這麼一脚。他想到這裏，用腳一踢，那知正踢在他一籃雞蛋上，雞蛋統統被踢破了，於是大哭了一場。

搖搖搖

陳民

搖搖搖，人要立得穩，
樁要拿得牢。
不管風順與水逆，
伊挨向前搖。

通訊版

張偉羣兄：你來信代表上海童友聯誼社主張開一個通信版，專門由讀者們互相通信，來往的信札統在這裏發表，現在贊助你這提議的有張廉信、徐一森、潘龍琦、金長生、秦美英、潘龍奎等童

友。並訂定你為社訊科，陳德豪為社務科，樓仲士為會計科，謝志剛為庶務科等情，本刊極為贊成。今期起將「給你們的信」更為「通訊版」下期起即開始由你處！

上海童友聯誼社負責進行，毋負厚望為盼。

向前搖，向前搖，大家勿嫌勞；看他真輕飄。

頭掉了

陳德豪

華兒在自修室內，一個人在那裏學寫英文，忽然大呼道：「呀！頭掉了。」

香港通信

珠弄

我到香港許多日子了，頭頭的栗子金病已經全好，請勿遠念。這次我避難香港，總算未吃什麼苦楚，精神上十分興趣，我爸爸和媽媽都好。我飯量已增到二碗半，這裏開銷很省，比上海還便宜，譬如茄辣

樓仲士兄：照片收到，謝謝。希望常常來信指教。

春蘭姊：陳娟娟同她婆婆到香港去了，現在平安，但還沒有弄到工作做。

「給你們的信」還有二期登完了，接登的有「開香」，為楊白雲小姐給她的信，字字珠璣，句句纏綿，今期先發表第一信。以後本刊想多登點人間至性的文章，俾讀者們知道世上每一角落裏有無限的痛苦也有無限的愛。

甜甜

價四角

尚天譯者，黃曼麗圖

編後

今期起「給你們的信」更為「通訊版」由上海童友聯誼社及張偉羣辦理，通訊處本埠放盤北英路三五六弄七號，讀者如有問訊均請寄上址，當即在本刊答覆可也。

